



马来西亚女作家 短篇小说选

阿迪芭·雅明 卡蒂嘉·哈欣等著

百粲 郑淑萱等译

现代出版社

马来西亚女作家短篇小说选

阿迪芭·雅明 卡蒂嘉·哈欣 等著

百粲 郑淑萱 等译

孙宝萍 校订

现代出版社

马来西亚女作家短篇小说选

马迪芭·雅明 卞蒂嘉·哈欣等著

现代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外安华里 504 号 邮编 10001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5.5 印张

1993 年 2 月第一版 1993 年 2 月第二次印刷

ISBN7-80028-135-3 / F020

定价: 4.10 元

致 谢

在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出版局大力协助及合作之下，使《马来西亚女作家短篇小说选》顺利出版，本社谨此向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出版局致以万分的谢意。我们也要感谢语文出版局文学组主任阿育·雅明先生、语文出版局编辑西蒂·艾莎慕拉女士及语文出版局各民族翻译咨询委员会秘书吴恒灿先生协助选稿及编审等出版工作，同时，也要感谢所有参与将马来文短篇小说翻译成中文的翻译工作者们。为适合中国语言风格，我社特请北京外语学院孙宝萍同志对原作及翻译稿进行了逐篇校订，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序 言

马来西亚女作家在马来新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与男作家来比较还是较弱的。不过，女性作家对马来新文学的发展，特别是短篇小说这一文学体裁，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女作家在短篇小说方面的参与是有其独特性的历史。1920年2月4日，马来新文学第一篇短篇小说《倒霉的懒人》刊登在《保姆》杂志上，男作家是诺·依不拉欣，这可以说是马来新文学短篇小说的先驱。而女作家的短篇小说的出现可追溯至四十年代，其实，这领域已在1920年便有人开拓了。第一篇由女作家所发表的短篇小说被发现刊登在1947年3月份《宝石》杂志上，作者是阿基萨哈，篇名是《玛末医生》。接着下来，《娱乐》杂志于1948年6月15日刊登一篇题为《凋谢了的茉莉花》之短篇小说，作者是卡颂·哈芝莎亚顿。当时她用的笔名是佑拉安·淑马。1949年1月22日，阿迪芭·雅明也在同一个杂志上刊登了短篇小说《无情的后母》。

像亚妮丝·莎毕玲、莎维亚·哈山、莎尔咪·曼嘉、萨维亚·默哈末诺及萨哈拉·娜哇威等女作家是在50年代涌现出来的。接着下来的年代，女作家的数目日愈增加。

选在此小说集子里的20篇短篇小说是由20名不同女作家所写的，它可说是代表了每一个时代著名女作家的作品。比如说，阿迪芭·雅明在其短篇小说《爸爸不再酗酒》里强调不应把妇女当作是落后及懦弱的一群，她们也需要学习及进步。另

一位在当时是位积极的女作家，亚妮丝·莎毕玲，在其《女人》小说里尝试否定女性是受人摆布及毫无主见而须依靠男人生存的一群，亚妮丝以黑市姨太太为题材，描写这位女性勇敢地做出决定，为了自己美好的前途，离开那位操纵她的男人。

莎尔咪·曼嘉也是一位 50 年代活跃的作家。由于曾担任过宗教教师及记者的职务，使她的作品里充满着人生哲理的味道，人类面对的问题往往是她作品里主要的重点。比如说，在其《凋零的心》小说里，叙述一位离婚少妇被社会轻视的悲痛经历，其中一段这么写道：

“大多数的人都从邪恶的角度来看待像我这样的少妇。所以他们一听说我是个离婚女人，便往坏处想。”

在女作家短篇小说发展史来看，初期的现象是除了妇女问题外，爱情及家庭的题材往往在小说里占了很大的分量。不过，这些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短篇小说故事里的教育意义的成分很重——这可说是马来短篇小说自始以来的特征。《娱乐》杂志及《宝石》杂志就是当时容纳这些女性作家作品的大基地。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妇女争取自由运动及妇女解放运动深远地影响着马来西亚女作家短篇小说的发展。60 年代是女作家涌现的年代，许多著名的女作家如卡蒂嘉·哈欣、罗凯儿·阿布巴卡、蒂玛巴巴、麦梦·拉曼、莎尔玛·莫赫辛、莎拉·拉欣、萨哈拉·丁阿力夫、萨维亚·默哈末诺、花蒂玛·布苏及 S·哈米莎亚都是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

几家马来报章及杂志如《时代前锋报》、《每日新闻》、《时装》、《明星》、《电影天地》及《体坛影坛天地》等大量拨出版位刊载短篇小说等作品，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协助推广女作家的作品。女作家们有机会通过作品反映出她们不满的心声，如反对逼婚、绝对服从男人的指示及女性不需要

进步等等的不合理条规及现象。虽然如此，对爱情及家庭题材的作品还是占着很大的比例。

罗凯儿·阿布巴卡的《情关》，提出了家庭及爱情的问题，即是对丈夫的忠心起了疑心的爱与恨。其他有提及此题材的小说有《祈盼的眼神》（蒂玛巴巴）、《汝儿吾儿》（莎拉·拉欣）及《岛上的花儿》（花蒂玛·布苏）。

到了70年代及80年代，女作家的人数增加迅速。有更多的园地发表女作家的作品，各种各样的报章与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包括《文学月刊》、《社会月刊》、《马来西亚星期刊》、《每日周刊》、《时代前锋报》、《宝石》及《妇女》。由全国作家协会联合总会及国家语文出版局所主办的征文创作比赛也刺激了女作家的创作量。除此之外，由马来西亚政府于1971年所设立的文学奖也给予作家们不少的鼓励。在这期间多产的女作家有哈莎·哈山、西蒂再浓·依斯迈、罗凯雅·A哈蜜、查娜丽亚旺·A拉曼、戴荷蓐·依布拉欣、土里·蒂雅、华德嘉雅·阿都拉曼、西蒂·艾莎慕拉及阿兰玛·诺汀。60年代活跃的女作家继续创作迄今的有卡蒂嘉·哈欣、阿妮丝、花蒂玛·布苏、萨哈拉·娜佳威、萨哈拉·丁阿力夫、莎拉·拉欣及蒂玛巴巴。

在本选集内所触及的主题及课题有爱情、家庭、夫妻及女性问题。如《浪花》（罗凯雅·A哈蜜）谈及爱情的问题，描写妮雅与爱人分手的忧郁。《祖母》（朱丽那·哈山）提出了家庭与社会的问题。《芭尔琦丝》（阿芝玛·诺汀）也是如此，只不过是采用外国即沙特阿拉伯作为故事的背景。

一般而言，此选集可反映现代马来西亚女作家短篇小说发展的近况。虽然本选集内的主题也许并不很新鲜，但至少也可以通过马来西亚女作家们所采用的创作技巧、观点、情节、背

景、人物及写作方式来了解她们的心声世界。

马来西亚语文出版局
各民族翻译咨询委员会秘书 吴恒灿

1991年5月14日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

目 录

天堂之路 (阿妮丝著, 李玉涓译)	(1)
女人 (亚妮丝·莎毕玲著, 林尊文译)	(8)
爸爸不再酗酒 (阿迪芭·雅明著, 郑淑萱译)	(17)
芭尔琦丝 (阿芝玛·诺汀著, 林尊文译)	(20)
岛上的花儿 (花蒂玛·布苏著, 文若译)	(30)
失身 (哈莎·哈山著, 风玲译)	(42)
绵绵细雨 (卡蒂嘉·哈欣著, 百粲译)	(51)
情关 (罗凯儿·阿布巴卡著, 百粲译)	(61)
浪花 (罗凯雅·A 哈蜜著, 未立译)	(68)
凋零的心 (莎尔咪·曼嘉著, 涣兰译)	(75)
二七晚 (莎尔玛·莫赫辛著, 碧澄译)	(84)
汝儿吾儿 (莎拉·拉欣著, 山梅译)	(94)
花 (西蒂再浓·依斯迈著, 年红译)	(100)
第一次朝圣 (西蒂·艾莎慕拉著, 欧华奇译)	(106)
祈盼的眼神 (蒂玛巴巴著, 文若译)	(114)
悲剧重演 (查威亚·莫哈末娜著, 水草译)	(123)
家乡菜香 (萨哈拉·娜哇威著, 曾荣盛译)	(132)
祖母 (朱丽那·哈山著, 涣兰译)	(138)
飞扬的尘土 (查娜丽亚旺·A 拉曼著, 百粲译)	(144)
菊花 (戴荷蓀·依布拉欣著, 未立译)	(154)



阿妮丝 (Anis) 原名阿迷达·阿都哈密，生于1943年4月11日，柔佛州居鑾人。从小接受马来文及英语教育，毕业于吉隆坡马来女子学院。曾担任过教师及汶莱语文出版局编辑。她好学不倦，辞去工作，考进马来亚大学，毕业后，又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继续深造。目前是马大马来学系讲师。

她对创作短篇小说十分有兴趣，也常为电台及电视台写剧本。她的短篇小说集《纪念品》，深获马来文学界好评。其他短篇小说收入合集《礼物》、《足迹》及《一位艺术家的故事》中。

天堂之路

阿妮丝著

李玉涓译

马末踱来踱去，双手倒背，步伐缓慢。他眉头紧锁，低垂的头几乎挨到了胸前。

“末，先坐下来吧，我们可以一起商量的。”

然而马末似乎没听到他的妻子马荷妮的话。他仍旧在缓步走动。向前走，折回头，再走。他的脑海正映现着一小时前那件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情。

他接到小姨子美芳的电话说马荷妮的父亲病危。他们便急忙赶到马荷妮父亲的家去。马荷妮的母亲流着泪来迎接他们，而

且急速把他们引进房里。

他的岳父伟聪，已躺在软绵绵的床上。他的孩子们都围在身边。金兴和金宝看到马末和马荷妮走进房里时便点头招呼。美芳正在烧香，然后双手合十默默祈祷。马荷妮的母亲则揉擦着因过度哭泣而浮肿的眼睛。

“爸。”当父亲睁开眼睛时，马荷妮便悲叫着。

伟聪的嘴角明显露起微微笑意，但又因视力开始模糊而快速地闭上眼睛。他看到房子似乎在旋转移动。雅妹、金兴、金宝、马末和马荷妮焦虑万分。但，担忧又随着伟聪再次睁开眼睛而消失。

“马荷妮，你在哪里呀？”伟聪的声音很低。马荷妮把脸伏在父亲的胸前，她惊奇父亲还记得她。

“你的丈夫，马末没来吗？”伟聪再问。

马末跨前一步，“我在这里。”他答道。

伟聪微笑着。用青筋裸露的手抚摸着马荷妮的头发。

“金兴和金宝呢？”伟聪转对雅妹发问。

没等雅妹开口，金兴已先出声：“爸，我们都在这里。”

伟聪转过头，仔细看着金兴的脸。

“你们来了多久啦？”伟聪想知道。

“我们一接到美芳的电话就赶来了。”

伟聪闭上眼睛，但仍面带微笑。手依旧抚摸着正压抑悲伤、犹在哭泣的马荷妮的头发。

“妈，爸醒来啦？”美芳在祈祷的地方问道。

“已经醒来了。”雅妹简短地回答。美芳把香插好，慢慢地站起身，快步走到父亲床前。父亲仍闭着眼，嘴角仍带着笑意。似乎陶醉在一种美妙的梦境中。

“爸，”美芳在母亲身旁悲唤。

伟聪又重新睁开双眼，寻觅着美芳。当他看到美芳的脸时，

便招手叫美芳，美芳走到父亲的床前。

“美芳，你在做什么呢？”伟聪边用手轻轻抚摸着女儿的鬓角。

“爸，我在祈祷。”美芳答。

“你向谁祈祷呢？”

“神。”

“你祈求什么啊？”

美芳低下头，撩弄辫子。

“美芳，你向神祈求什么呢？说出来让爸爸听听。”伟聪犹如恳求般地说。

“我祈求神明保佑爸爸长命百岁。”美芳回答。

“还有呢？”

“赐给爸爸幸福平安。”

随之，房间的气氛变得寂静无声。金宝和金兴一直注视着伟聪。雅妹不时地揉着已经干涩的眼睛，马荷妮已不再哭泣了。马末不知该干点什么，只好静静地站在一边，看着这屋里发生的一切。

不一会儿后，伟聪再次出声：“雅妹、金兴、金宝、马末、马荷妮、美芳，都过来。”

他们便都靠近伟聪，各自怀着忐忑颤跳的心情等待。心跳，等待。“马荷妮，”伟聪再呼唤。

“爸，是我。”马荷妮回答。

“马荷妮，你还记得吗？你与马末结婚之前，那时还未信奉回教，爸为你取名美英。当你要求爸爸让你皈依回教时，爸只提了一个条件就答应你了。你还记得那条件吗？”

马荷妮的心一阵紧缩。但很快她就镇定下来，忙点点头。

“马荷妮，你记得吗？”

“爸，我记得。”马荷妮回答。

“很好。”伟聪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由于说多了话，他觉得很累。呼吸也急促起来，胸部剧烈地起伏着，只好停止说话。马末见此情景深感忧心，他也想起了伟聪说的那个条件，内心开始颤抖。

“怎么样？美英。”伟聪问道。

“我永远深深爱着爸爸。”说着，泪水开始从她那嫩滑的脸庞滴落。

“不！马荷妮！不！不！”马末尖声叫道。

“末！”马荷妮用手摇着丈夫的肩膀。

马末镇定下来。

“末，坐下来吧。”马荷妮边恳求，边把马末拉到旁边的椅子上。

“末，怎么回事？”马荷妮不解地问。

马末摇头，“唉！真叫我头疼，难啊！马荷妮，真是太复杂了。”

“可是，末，你在我没改变宗教信仰以前不是已经同意爸爸的要求了吗？”马荷妮催促。

“但是，我没想到你爸爸还记得这要求，我想时间一长他肯定就忘了。”

“末，你既然已经答应过，那么，就得说话算数。”马荷妮显然是站在父亲一边的。

马末腾地站起身。“那社会舆论会怎样呢？外人会怎么看我们呢？再说，伊斯兰教规也不许我们这么干，不行！马荷妮，不行！”

“末，请你再冷静点儿，听我说。”

马末大口地吸着烟斗，午风掠过他的脸。

“末，爸爸提出这样的要求并非是因为他所信奉的宗教，只是因为那是已经深深溶入他自己的民族文化中的一种信念。这是爸爸最后的要求。答应了他这个要求，我们就从此自由了，完完全全解脱了。我们会因此对父亲的辛苦养育感到幸福。虽然我已成为你的妻子，已经皈依伊斯兰教，每天祈祷五次，但我对父亲的爱是不会磨灭的。他是我爸爸，他给了我幸福，我总不能不实现他这唯一的要求啊？”

马末进退维谷，无所适从，看着站在面前的马荷妮。依旧是那双细小的凤眼，皮肤白晰如常，嘴唇的线条平浅清淡，身着娘惹^①服装。他靠近她。轻轻地把手放在她的肩上。

“马荷妮，你不明白，不是我不理解你对爸爸的孝心，但这要求太过分了，难道你爸爸就不能为了孩子再做一次牺牲吗？最后一次。”

马荷妮不理丈夫的抗拒而说：“末，爸爸已经做出过那么大的牺牲，他花费那么多心血养育我们，又让我叛离了他的宗教，这牺牲难道还不够吗？”

马末只是看着她。

“可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社会舆论。人家会怎样讲啊？”马末忧心忡忡。

马荷妮一声不吭，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从衣襟上滚落。马末静静地等着她停止哭泣。他猛吸了一口烟斗，又用手轻轻拍打它，使残留在内的烟丝掉出来。

“爸爸的民族信仰认为，那喧闹的声音会带来灵气和魄力，一切喧声会把力量赐给过世的人。这已是世代相传的习俗。在远古年代的战场上，震耳欲聋的锣声代表强悍威武的士兵。因此爸爸的民族很重视这些。升天谢世者都必须有喧闹声伴随，以

① 一种马来妇女穿的民族服装。

便给他壮胆。”

“那你就不能像普通人一样，给你父亲送葬吗？你可以不必披麻戴孝嘛！”

“我已经说过了，末，爸的要求并不是因为宗教的教规，只不过是一种信念。爸已经迁就过我们，成全了我们，难道我们就不能在父亲通往天堂的路上帮他一点忙吗？爸只要求我着丧服给他出殡送葬，却没要求你啊。末，你就答应我吧。”

“可你现在信奉的不是你爸的宗教了。”马末语气近乎强硬地反驳。

马末想要答应妻子的要求是困难透顶的。如果他答应了，肯定的他是违反了他宗教的教规；如果拒绝的话，他又觉得愧对一位为人父者对孩子仅有的要求。

三天后，殓葬伟聪的时刻到了。遗体已经入殓进棺。生前的一切功绩也在灵堂前祷颂了。用冥纸折成的屋子和船只也给焚化了。

马末和马荷妮到灵堂时她父亲的亲戚苏建助在门口招呼。他领他们瞻仰遗容，颂读祷文。金宝、金兴和美芳都已身着丧服，低着头。

“马荷妮，怎么样？”当苏伯伯看到马荷妮犹疑不决想穿麻衣丧服时便问道。

马荷妮看着马末，马末即刻回避她的目光。

“马荷妮，这可是你爸爸最后的要求。”苏伯伯先开口。“给他坚强的灵气魄力来设法跨过一切障碍，取道天堂吧。他必须还清生前所有吃住穿用的费用，我刚才已经给他烧了足够他用的纸钱。马荷妮来吧，咱们一块儿把精气赐给你爸爸，支援他远赴天堂。”

马末感到一阵晕眩。锣声和钹声已敲响，雅妹走近他们，握住马荷妮的手。

“孩子，妈不会勉强你的。如果你的丈夫答应的话，你就依照你爸的要求，但如果你丈夫不愿意，就不要为难了，妈不会在乎的。妈明白的，孩子，妈明白的。”说着她轻轻搂着马荷妮，一会儿便走开了。

苏伯伯仍然在等待马荷妮的决定，马荷妮却在等马末发话，而马末还是下不了决心。

“马荷妮，做个决定吧。”苏伯伯忍不住催促，“马上就要下葬了。”

马荷妮两眼求救似地看着苏伯伯，但他也把脸朝别处转过去。马荷妮又看看马末，可是马末却没朝她这边看。

马荷妮走近马末，快速紧握他的手。

“末，原谅我。我和你可以安享幸福都因爸爸大度且肯牺牲。此刻是我报答他的时候了。我得遵循他的要求，如果我所做的有罪，我愿承担，任由上苍判决。我爱你视你为夫，但，对爸爸我也同样爱戴，因为没有爸爸就没有我。”

随着，马荷妮加入了兄妹们送葬的行列。披上麻衣穿上孝服，低垂下头。棺材被扛上了车子。身为儿辈的他们护送着伟聪的遗体走向取道天堂之路。



亚妮丝·莎毕玲（Anis Sabirin）于1936年3月1日出生在柔佛州新山市。从小接受马来文与宗教教育。在新山苏丹依斯迈女子中学完成学业后，便前往马来亚大学考取文学士学位，1960年至1971年在国家语文出版局担任研究官员，过后在美国深造，考取了硕士与博士的学位。

亚妮丝先后出版过短篇小说选《影子》及评论集《新女性的角色》。

女 人

亚妮丝·莎毕玲著
林尊文译

美达的生活是快乐的，因为她的老板有钱，也很慷慨。每个月美达都得到400元的津贴。周末晚去看场电影，假日又到各个名胜地如迪克逊港槟城和金马仑高原去散散心。

美达的任务只是频繁光顾化妆品商店，并用买来的一瓶瓶、一盒盒的化妆品来尽量打扮自己。事实上，她确是个美人胚子，又时值芳年，脸庞及身段更是完美无瑕。美达穿上光彩夺目的紧身衣，加上美国出品的最新潮最昂贵的化装品的功效，实不难增添其魅力及性感（这些字眼都是美达从好莱坞电影杂志上所看到的）。

其实林老板已是个有家室的人，有一位身材像大油桶的太